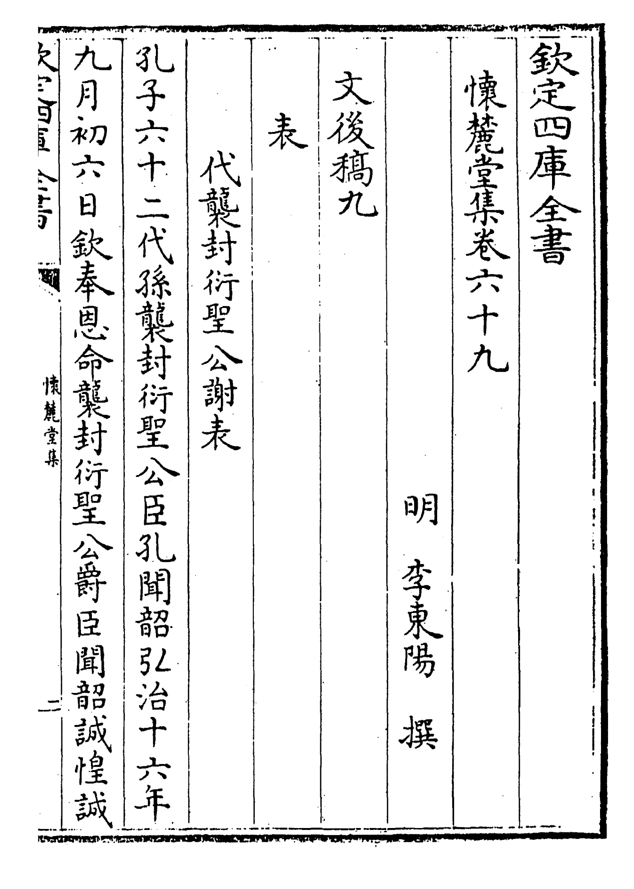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懐麓堂集卷六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九

表

代襲封衍聖公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明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於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憖接武之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葢伏遇皇帝陛下天衷純粹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粤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逮及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豊館饌之儀代則

謹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徧魯山之橋梓剏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韶早厠黌宫粗通章句執豆籩以行禮樂非曰能之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岱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七年正月修建祖廟落

成欽蒙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者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闡治體好本民彛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賸澤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欝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皇帝陛下天啟聖衷道符先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

然旣不替於前規復恢張於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睿藻降自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粢犠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韶甫龔官封方嬰服制念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顔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戸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

蜀甓名言

代衍聖公賀登極表

伏以運合風雲萬物覩龍飛之象心傾江漢千官肅虎拜之儀華夏交歡臣工胥賀恭惟皇帝陛下睿資神授聖德天成堯仁蕩蕩以難名周道平平而有極問安視膳養已備於兩宮出閤授經學必根乎二典當文軌大同之世正謳歌畢至之辰隆凖重瞳共識吾君之子黄童白叟幸為斯世之民方五百年氣數之常承六七作

聖賢之後一人有慶亘古希逢臣聞韶系出尼山書傳
魯壁深恩罔極荷圭組於先朝景命維新拜冕旒於當
宁伏願皇綱振舉王政敷宣仰更化之初薄海聞風而
丕變叨象賢之末舉家與國以咸休

初開經筵謝宴賚表

伏以聖道在六經為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
乃所以正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商宗承遜敏之戒
辟雍拜老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

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廟九齡而伊始憲皇二紀而成終追先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皇帝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六宗之法取人為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於儲宮日御講帷於便殿聿當元祀誕啟經筵信明君之大有為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侍公卿臣等非仁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敬無慢遊是好敢為帝舜之箴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降白

金綵幣式頒九府之藏鶴醞鸞羞兼賜八珍之品竊念

班叨振鷺跡幸從龍嘘螢爝以助羲娥心知無補輸涓

塵以裨海嶽分所難辭伏願聲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爲

聲色貨利移其志不以寒暑夙夜間其功占奎聚於五

星共識文明之有象効嵩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伏以世有古今史册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

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

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
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
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羣臣謂先
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世未粹成編下
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寔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
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閲二載之期
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及捧麟簡以增悲不敏
是慚無功可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

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録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愽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為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徵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

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為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為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

重建大明會典表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

繼志粤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彖魏法陳理同家喩制
備于周官之後經存于孔壁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
式僅頒乎六典會要作於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於元
而彛倫斯斁肆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俊德神功
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
承休於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
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
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

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録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

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
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
不録其名標題榮華衮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
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
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
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
朗言之而必有行庶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
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

禨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埽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艾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

進孝宗皇帝實録表

伏以君明臣良極一代治功之盛父作子述垂萬年簡策之光行道者必待其人觀政者則存乎史春秋世遠

變紀傳以編年實録書存在祖宗為故事粤自起居罷註編撰設官九建歲元五開史局堯言如見具瞻典冊之可尊夏禮足徵豈但和鈞之有則欽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極行備五倫位默躬修誠明内蘊禮隆郊廟尤嚴祧祫之儀養極宮闈毎謹晨昏之節愛人材不輕於廢棄卹民情恒切於咨詢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囿絶畋遊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難名虎步龍行識太平之天

子河清海宴知中國有聖人方當善治之將更尚有遺

恩之未盡一朝厭代萬國傷心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

乾聰明首物得聖功於豫教昭文命於誕敷謂孝在顯

親必有揚名之實謂人惟建事可無師古之規乃命臣

東陽等發秘府之緘縢給尚方之筆札曹分類析綱舉

目張於凡禮樂刑政之施以及名物度數之等經因革

者詳而弗厭闕勸懲者細亦不遺是曰是非曰非豈得

專于獨見疑傳疑信傳信庶以備于將來恭成孝宗敬

皇帝實録二百二十四卷寳訓十卷合目録凡例總二百三十六冊臣等學愧三長力窮寸晷管窺雖小隨所向以皆天匀量成勞亦何由而盡海義例勉遵於指授勲華莫罄於揄揚伏願繼體守文任賢圖治監于成憲確乎家國之著龜貽厥孫謀遠矣河山之帶礪

歴代通鑑纂要凡例

一纂要之法編年叙事一以通鑑綱目為主而周威烈以前則參用前編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本朝續綱目

貫穿成書備古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代之典

一編年以君為主甲子書於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不詳則不書年畧凖前編以前後為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畧之其怪誕茫昧者不録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為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恒事之成敗

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體二帝三皇事載於經惟以事舉及辭之關於事者餘不敢溷録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以後書年唐天寶至德亦書載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關王朝及天下之故者則書餘不悉載其爵號名稱皆以前編為準並從舊例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踐阼及月朔日食非時雨雪之類經史可考者則書之

一凡正統書帝號於元年之上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於甲子之下正統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亡皆書餘不詳註以從簡便

一夏桀五十三歳乙未下註云是為商湯十八祀至商湯別為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註云即夏桀五十三歳商紂倣此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本朝成化間畧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子凡例為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本朝成化間奉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遠者註云見某君某年近者則從重歸併以初後等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畧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有

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間為補入而不改其舊亦不復標識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綱目以來而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來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別為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釐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別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歷年圖為主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畧加音註各附於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閲

大明會典凡例

一會典之作一遵勅旨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凡有籍冊可據者先後具載其因革損益間與見行不同者亦存其舊如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之類

一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録而諸書所載事有相關

者亦並録之若大明律已通行天下尤當遵奉故於刑部與職掌律令條律分類備載而服制圖則附於禮部

一凡事有綱有目於目之中又有分類多不能悉舉則各以類書而總註其後曰已上某事（如已上文附之類）或註於本目之下曰某事附（如鐵券附之類）其類註有不盡者依諸司職掌例各註於本條之下

一事類綱目一依諸司職掌其後所增益職掌所未載者則增立之隨事比類各附於本條之次（如改調之類）

一凡纂輯諸書各以書名冠於本文之上采輯各衙門造報文冊及雜考故實則總名之曰事例而以年月先後次第書之或歲久卷籍不存不能詳考者則止書年號（如洪武初之類）又不能詳則止書曰初曰後洪武初草創未定及吳元年以前者則總書曰國初其無所考見者不敢臆說寧闕而不備

一事例出朝廷所降則書曰詔曰勑臣下所奏則書曰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或總書曰令或有增革減

罷者則直書之若常行而無所考據者則指事分欵以凡字别之其事繫於年或年繫於事者則連書之繁瑣不能悉載者則畧之

一本朝設官大抵用周制雖文武並置而政事皆歸文職故諸司職掌所載衙門惟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及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其文武官制則分見於吏兵二部今會典義當從備故文武衙門各有職掌者逐另開具文職如宗人府之類武職如五軍都督府之類敘其建置沿革及所掌

職事而事必歸之六部

一衙門官職品級有定於諸司職掌之後者今仍書職掌舊文而各註其下曰後改為其衙門（如太常寺後改大理寺之類）其官（如儀禮司正後改為鴻臚寺卿之類）其另開衙門則直書後所定名而註其下曰舊為其衙門（如鴻臚寺舊為儀禮司之類）官職有增添改革者皆備見品級資格並存其舊而增書後所定於本品之下（如都給事中增於正七品之類）

一六部分職而體統本同故於吏部總書建置沿革各

衙門有沿革同者則書曰諸衙門悉同其各部諸司建
置同者止書於吏部文選司之下更不複出
一五軍都督府及六科體統皆同而分掌有異故於中
府吏科總書建置沿革其職掌之異者分書於各府各
科之下同者則總書於後
一官制衙門諸司職掌所載具有次第今另開衙門以
此為準惟詹事府職掌未載後因左右春坊司經局無
所統屬而設故增於三品之列而以坊局系之儀禮司

已改鴻臚寺陞四品衙門添設官屬故於禮部存其舊而另開於四品之列上林苑監職掌亦未載今增於五品之列

一諸司職掌所關衙門皆今之南京後兩京並置以北京為政令所出故事例悉載於是而南京衙門各開於後其見行事例有不同者則別書之

一衙門官職各有統屬者皆互也如都司衛所互見兵部五府之類其文移有互相管攝者各分書其帶管衙門如戶部十三司帶管衙門

（之類）後又更易不同者各列於後（如見今帶管衙門之類）

一各衙門事有相關者皆互見惟舉其重者詳書其餘則畧不必互見者止書曰見某衙門（如致仕條下事例見考功司之類）其目同而事異者則各書之（如戶部兵部皆有賞賜之類）

一事有各司掌行與舊不同者今仍據諸司職掌書而註曰今歸某司（如文選司吏條下舊隸本司掌行今歸驗封司之類）於本司則增立條目而註曰今歸本司（如驗封司吏條下舊隸文選司掌行今歸本司之類）

一戶口賦稅等項數目則例諸司職掌所載後有增減

不同者各書於原數之後

一儀注依諸司職掌例各具於本事之下惟先定者備書間有損益止書所損益者於後如朝賀條下洪武三年奏吏之類其同少而異多者别書之

一郊社等項圖式諸司職掌所載者存其舊有未備者則補之如在京大祀殿之類若冠服花樣等項散見於律例榜冊者皆具列以示一代之制如文武品官冠服之類

一在外衙門布政使司及府州縣列於戶部圖志條下

按察司統於都察院故列於本院刷卷條下寺監及倉場驛遞巡檢河泊等衙門名目各以類附例其名目皆同者不復備列

一土官衙門屬吏部者列於府州縣之次屬兵部者列於衛所之次

一詔勅誥旨等文不能悉載止書其事惟制辭冠辭致詞樂章等項常行而舊所未載者依諸司職掌例書之

一凡各衙門職掌事重及新增者於綱目之下畧敘大

意以見始末

一會典文字主於行事務從質實凡有司行移字樣悉因其舊其籍册紀述曾經潤飾者亦用本色字樣易之以便遵行

闕里誌凡例

一宣聖遺像世傳不同今取諸書所載行教小影凭几乘輅及司寇像冠於卷首而府縣山川林廟諸圖附焉

一宣聖著述在六經言行在論語天下後世所共誦法

不煩表見其族系生卒履歷惟見傳紀諸書者多牽合附會莫可據信惟司馬遷史記世家獨為近古今謹據其說續以十三代褒成君霸而下以至於今世爵世職之次第而世表姓譜諸篇則以總其綱於前云

一祖庭廣記所載誕生瑞應固不敢盡信然皆出家傳世傳已久亦不敢盡削其尤誕者則附註其下

一林墓廟宇自漢以來代有增飾其地里歲月制度沿革皆備書而啟聖尼山諸林廟及襲封宅第學校戶役

附焉

一聖門弟子自顏魯而下固傳道通藝之士若後世從祀自孟子而下或遞相授受或代有發揮亦皆羽翼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取史記弟子列傳并歷代褒贈并附於後而顏孟二氏獨詳焉

一尊崇典禮若謚號章服祀典歌章歷代興行有增有缺至我國朝始極完備稽其詳悉而以給田免役科貢之典附之

一歷代之君義同師表多有詔誥祭賛等文而御製碑文則惟我朝列聖始有之謹考次世年備録於卷事闕顔孟諸賢者皆附之而孔氏累世爵職封贈諸文又附之

一歷代賢臣名士造謁林廟碑記祭告題詠之作皆所以表尊崇識修建紀遊歷有慕於聖道各以類分而繫瑣者不能盡録

一歷代修廟襲爵奏疏表章皆事實所在存者録之而

虚其左方以俟諸無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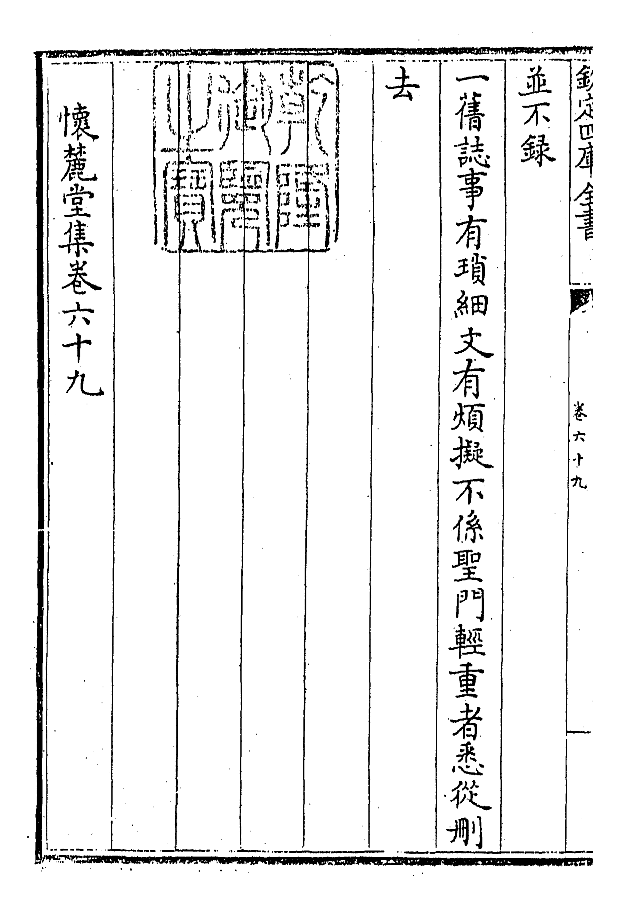
一歷代爵職及宗人之賢見於歷代史傳者不待録其有墓誌碑銘等文皆出名筆亦孔氏世家遺澤故并録之

一孔氏舊多譜乘今止存祖庭廣記謹掇其大者并按孔氏實録孔子編年素王記事孔庭纂要等書采輯附類以成此書而其繁者不盡録

一元朝毋后公主間有遺祭致獻於禮不合碑碣雖存

並不録

一舊誌事有瑣細文有煩擬不係聖門輕重者悉從删去



懷麓堂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至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七十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

書

答南京吏部王公書

伏奉教札詞意諄複所以扶掖奬借者甚厚某晚進末識謬以資格承委任方愧懼弗暇其何以仰答大君子

期待之意恭惟執事齒德並茂為士望所歸乃力辭寵榮必遂其志蓋合于古大臣之義而詔旨溫厚恩禮優渥尤近時所未有其方厠迹館閣間目睹其盛安得不一致賀于數千里之外乎茲令器方伯君高躋遠駕繼美是稱而適在吾宗族鄉黨所仰企所藉蔭之地雖欲不再賀不可得也使還謹此布意外家集一部附上幸俯納餘惟養德頤壽為斯文自重不備

與方石先生書

近得山字韻諸詩意氣激烈令人感愧不能已日惠數
絶句寄興愈高却有未甚解者而鄙吝之釋亦多矣司
成之薦與論所歸葢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徳重望
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慓幟風厲天下
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逺引高蹈邈不欲與世
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况剡章十
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犀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為薦槁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

于常格於是朝野内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為勸駕所迫僕則以為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牾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

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平生未
盡之志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茍
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
又孰敢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
蹴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
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
生之知猶有足信而是言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
謂輿論者也瞻遡之餘不勝翹企劉謝二先生同此致

意謝别有書并布照察不具

奉謙齋徐先生書

趙中書回知尊候廸吉足慰下懷東陽七月初痔疾復作病卧甚苦蒙恩賜醫至八月半始出因念薄質早衰恐難任重羣憂積慮不能自觧顧生地素拙無以為退藏計南都志既弗遂湖南舊業又荒落不可歸惟貴郡華美為天下最而貴縣山水尤稱奇絶乃蘇長公之所乃先祖母誕育之地先祖亦游寓其間風土腴厚文獻

深慕往年嘗為執事言之輒蒙引接今已决策於此又念賤父子二人形影相附别無子弟可將事者茲託武進表兄殷通判鎰及弟康於貴縣境上少買田數畝以立業本繫情志徐為後圖必得執事指麾張主於上勢乃可成愚不敢厚望但得有山有水有佃户歲可常稔之處足矣如猝不可得或於武進境買得亦佳蓋卜居多在貴縣而租地之在鄰縣雖數十里不為遠也執事倘許其進望示一言即謀將少物寄殷處以聽尊裁基

址茍定或得早謝操杖几以從旦夕之好實平生一大幸也秋漸深惟為道自重不備

與殷通判表兄書

比聞名與旌典可賀向來清謹自飭不為人知今乃有知者矣實政之在天下豈可終揜邪僕碌碌如昔今秋痔疾有加經月始愈官況蕭然回顧老境尚無著足之地湖南遠不可歸南都又不獲遂惟貴郡為先祖妣舊里而先祖亦嘗遊寓其閒比之桑梓於義為近擬置一

產為子孫長遠計嘗與謙齋徐公語及之輙蒙助掖令
此計已决意吾兄必不我棄顧方有官守恐不獲及其
他昨具書徐公并繼康令弟欲於武進宜興界買田數
畒為本歲漸增拓倘三二年未謝事或可成俟令弟書
報當寄少物託之知亦不拒也偶乏便奉告稍緩幸惟
心照不具

與劉東山書

承抵家後兩寄書書後書尤詳中所叙鄉田園閒樂事令

人歎羡不能置而世情民瘼則肉食者所深愧也草堂賦石諾者久不至近稍物色之云已誤送他處且將續補果不補即當别圖奉寄也閲歲以來薦剡屢上斯堂之樂恐不可久淹四方知舊每以執事之去為疑且以不克留為不肖咎誠亦有不容逭者斯賦之作益以重吾過耳而又欲補書之不已惑乎僕不意今春復蒞試事偶值奇變處之極難嫌疑既露不得不有所更定而冒怒取怨幾不能觧執事乃以文體之變為謈無亦姑

以是慰其抑塞怫鬱之懷乎僕生也拙無丘壑田畝為
終身計坐是未能勇退此執事所素悉武昌之產嘗累
尊懷地荒路僻恐終不獲自遂今秋病痔踰月呻吟展
轉中念常州為先祖妣誕育之鄉先祖遊寓之地風土
腴厚去京師墳墓不甚遠已決計於此置田數畝聊以
繫情志圖去就歲稍益之倘不能俟益則盡鬻新舍以
供其費亦粗可辦斷不至進退狼狽以貽識者之咲為
知己之憂也方具書宜與徐先生及武進親舊特報而

舉不敢不亟告執事執事聞之頗不為一解乎方石新命不識肯一嶓然否恐所欲聞故及不具

與錢與謙書

屢得書拜所寄詩文知造詣益深博但辭旨漫衍勢難精擇且中間時一作聱牙語則又失之險恠覲與謙數年前所撰述明白頓挫動中機會者却似不同夫珠雖善走要不可令躍出盤外水雖就下若止於非所當止則溢為横流與謙之明非不及此也無乃以易忽發之

如柳柳州所戒者乎平生愛與謙文必欲使揭揭于世偶有不合故不可以默然因循而未發者亦已久矣病後再出情緒頗不佳聊此一洩張時行給事形跡雖疎然能悉我意相見可一叩之不具

與廵按王御史書

近得董郡守書云本州欲為僕擇地蓋屋廵按已准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為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宦四十年

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捶為之累况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事亦豈能遠涉數千里外而用此虛名實怨為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久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辭惟冀深諒鄙懐愛人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為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惠益萬萬也餘謹空

與東山劉都憲書

屢得廣中書札備悉賢勞而用人一事尤急所舉數人

皆愜公論於古人集衆思廣忠益之義殆不愧焉安攘
之計固已畧定而綏撫之意勝於鋤艾其效亦畧見矣
引身之疏不意即上聖明簡在特示勉留議者以爲身
任繁難未宜自遂幸少從容處之以答聖情慰時望爲
一方生民之福不審尊見以爲如何僕不才多病實不
堪勝三疏乞休不獲允命適當多事之日不免力疾供
職展轉煩亂愈增悚愧知我者亦必有以諒我也奏事
人回草草附此惟爲國自愛不具

與闔族書

家門不幸兒子兆先遽爾夭折哀痛摧裂不知所措吾兄弟子姪聞之當同此一慟也近累得家信要還居茶陵蓋聞有買田常州之說故爾緣常州去京稍近地利甚饒而田價驟賤又有諸知舊借價買田數畆因令李順父子前去一看實未能遠棄墳墓以往況今遭此大變就使得脱職務亦不過老於京邑非但不能歸茶陵亦決不能居常州姑俟葬畢即呼去僕回京也比得董

太守書云為我造屋已蒙巡按准行令人驚愕累日自念作官四十年不能一日庇鄉里乃復以土木筋力為之累縱令出自宗族亦必借官府之聲勢財力於心誠不安而怨怒誚謗亦所不免使得歸而居之猶為得不償失今乃以虛名招實怨亦何所苦而為之哉往歲牌坊之作在本家已為多費而官府復屢為之苦不早聞及其書辭免則其事已遂不意今者復蹈前轍而又甚焉悲愴之餘增我鬱悒用是銜哀執筆亟達此情望我

同姓深相體念亟告于官停此大役乃見骨肉之情非道路比也湖廣鄉録尚未至二姪不審消息如何縣渴縣渴

再與閭族書

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畆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有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

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輙欲封還而嘉表以為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白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復元到此輙病累治不効已為棺殮買地葬之西直門外明光寺之後聞其有妻及子女無所於託可憐可憐嘉敬舉鄉科試録已到此刪可喜耳匆匆不悉

再與闔族書

嘉表回已有書奉復雅意所有田契一本因渠不肯帶

回姑留在此令附去煩眼同檢入仍將數內田地照舊歸還各主乃見骨肉至親相厚相信之情不必再寄寄亦不敢受也前書已悉痛苦之餘不復縷縷外房屋一事已附書與奏事老人亟止其役想能體念不俟再囑也

與韓方伯書

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

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為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為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令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沉滯幸恕瑣瑣

答楊邃菴書

累辱慰問語意懇備非異姓骨肉不能為此言近者承致厚奠重之以辭喬生之行僕實偕往竦聽宣示神魂

俱失蓋自亡兒之沒師友尊幼枉祭者五十餘篇而語之懇意之備至此極矣感刻之餘不敢言謝亡兒殘艸承為遠致覽之法然此兒存時不覺其進自今觀之實亦有過我者豈鍾情溺愛之蔽故然邪先生酷愛此兒訓廸誘掖恩同其父而兒不能少有報稱以死負負不敢言感事觸物登高望遠不獲握手一慟以洩胸中憤欝不平之氣猶為可恨也倪青谿傅體齋兩先生先後傾逝一時人物凋謝至此固當為天下痛之友朋故舊

之私又不俟論劉東山尚未至謝方石又將去矣向來懷抱作惡糾如亂絲人便聊此一布目痛不及親書幷希心照

復徐都憲書

病中屢辱存問甚感近寄到陳提學所修闕里誌諒已經裁定紀敘詳整快閱一過間有欲商確者輒附其下仍粘票于上以代面議用硃筆者病目新差取便閱視初不計其僭後始覺之萬希情照古今文字頗亦增入

數條並聽采擇先聖像如聞用廟中石刻處小為之雖筆意可觀未審能不失真否今將閣本諸書所載令京中名筆用薄紙摹出各附一幅亦惟擇而用之繕寫雕刻須得良手仍校對真正乃可傳遠固知精鑒及此然此事關係極重工不厭精言亦當不厭多也餘俟後悉不具

與陳提學書

承寄到闕里誌紀叙詳整足徵學識而扶植教化之盛

心固不待言也病告中快閲一再過頗有欲商量處如篇目中門第二字恐未穩帖世家事蹟等舊文各出原本今既輯于一編而前後重複意欲以世家為主而年譜等文略相照應不復詳書朱墨所到稍以一二處發例煩重加檢勘得十分穩當為佳先聖圖像聞傚吳道子石刻感大為小恐未免失其形似令屬京中名筆就各書原像摹出數紙可擇而用之古令碑刻所載已多而賦詠頗少令稍增數首以備采録若繕寫校對雕刻

之工諒能一一介意使極精當庶不孤此盛舉也艸艸奉復餘在都憲公書或可互見不具

與衍聖公書

去冬衆疾交作衰憊不可言自分休退三上疏乞身不獲俞允又辱别遣醫來視跼蹐無所容延及暮春病勢始却茲以初六日入朝便中附此以慰至懐廟垣事縁原奏不曾備悉買換民地不敢虧損之故愛民惜財實出聖意似無容議矣闕里誌已修成寄到山東兩生在

此守侯今畧為增損寄去即入梓却是一時美事閣本孔氏實録諸書已抄得數部付陳提學采輯畢當就彼裝送眞筌文閣中永為家寶也孔學録近有書及此故以附知艸艸不悉

復松露周先生書

比得手教知清恙始平尚須調攝但聖心簡在輿論所歸恐不獲以自遂留都之命公望猶未慊焉發此為兆亦一轉移間耳伏冀少逕台旆以荅綸音無疾其驅請

以昌黎此語為贈區區不才久辱知愛國憂邊警大弗
戰勝逌勉日夕甚疎候問便中奉布艸艸亮之萬萬

答章祭酒德懋

久違風采已閱十年感舊懷賢曷嘗少替稽寸札顧
辱牋長疾病之餘神思荒落加以國憂邊事日夕靡遑
內省愧恨不知所以為報也恭審名膺簡命任重師儒
山北之望與日俱積絃歌衿佩之士未嘗不樂得其間
平生所學宜於此焉試矣說者乃謂習成而後教功難

而日寡薄書條格之所不能盡抑孰知自可爲教誠能動物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哉方石先生南北並望天下以爲美談旋以不得已之故力求休謝世事之不易合乃爾於此益益重先生之思先生雖固執謙退亦安能自解於天下哉定山在京時已病後遂至此聞其子亦能詩但志業恐不繼直夫幸終首丘之願而有子有孫又不失其名節以死差强人意此皆平生故人聊復一道餘不多及秋暑未平惟以道自愛萬萬

復謝方石書

前歲三章之乞復成畫餅旋值國哀預聞顧託大義所關誠如來教去冬偶觸事會彼此去留體同而跡異久衰多病之身分不能起覼縷連章展轉踰歲忽以問安禮重事涉驚危羣望交趨若無所逃於穹壤之間者不免黽勉一出以需後期故吾尚存竟不知稅駕之所恐全身完名亦造物者所靳也知我罪我者以為如何憂苦叢積千緒萬端筆札所將不能一二便中畧此奉布

惟以道自樂用慰瞻羨之私幸甚

與王公守溪書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𢇁惟羈馽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𠕋隔塵世羨慕之極不能為情憂勞併集久疎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比聞尊候未調旋已勿藥不勝忻慰王敬止回畧布一二餘非筆舌所既諒之而已

與沈亞卿書

比承令嗣致所寄手札嘉惠適以孔氏女在京病劇方集醫議藥不能出見越數日譫之盛綱云已整駕具書俟之則既發矣至今怏怏像賛不敢例辭但值冗迫未能屬筆承寄蘇祠記文二幅中間尚有誤字前所謂二十幅者葢未之見也此文雖陋事體亦不細倘衰疾未甚欲自書一紙聞蘇州有善過朱者或可别議之乎家集猥及賤名倉卒酬應辱收録頗記遊朝天宫二和章

險韻長句不知偶遺之邪抑有所擇也匆匆畧附一笑

不能悉

與東山劉先生書

自得六盤山之作讀至末句令人黯然銷魂不敢以病告時不預其事為解計窮力竭俟命與時固有不得不然者久稽奉和豈敢頓忘正坐無辭相白姑徐徐云爾今年四月以後計必南歸不意事多反覆中間曲折不能縷數九月得遼菴報已遣人奉接河西道梗未得消

息為之惘然倥偬初乃發舊篋奉次元韻是日復得遂
菴所致手書有經六盤之句因憶元白梁州神交故事
悲喜交集又以驗物數之有定也再和一章并書别紙
以代晤言方石二月内壽終貞菴固無恙嚮所傳者真
妄相半乃爾然貞菴次繼子死于京師先繼子甚不得
力八十餘人遭此怫意其情亦可想也蕃兒論策頗觧
出奇今歲不中不意復蒙例奪苦辭不獲老母漸衰或
者藉以為慰而非此兒之志亦嘗繼之以泣也非平生

知己誰則信之匆匆不既惟倍加珍攝以隆壽祉不勝
至願

與孫志同太宰書

呂亞卿梁閣老前後寄到手札情誼周悉近喜喬遷太
宰允符士望令器亦擢高科名門集慶非獨為鄉里通
家賀也僕久衰多病未遂投閒習隱之懷與歲俱積百
責所萃何以堪之小兒兆蕃方銳意舉業不謂謬承靡
録苦辭不獲至于飲泣非恃知愛不敢為此言實懼無

所底就以負大賓君子禮教之盛心云爾便中畧布一二不具

與劉東山先生書

何生來知道體康適但不得一字為恨區區心跡無以自明私竊揣度恐平生舊故亦不相信而何生乃能備達吾兄之意若真會而偏照之者世猶有知已存焉死不恨矣且僕於吾兄豈恃何生之言而後信哉顧其跡誠有未足取信者耳向因多事黽勉至今兹不得已復

申前請而尚未遂然麋鹿之性已不在闌苙中矣數日後當再報近刻老父字法令寄奉一部通家骨肉如吾兄者更復何人覽此當為我一慨然也前所寄詩聞有未到玆以别紙録上曹大叅同年子故可託也

答喬希大書

走處身無狀不能勇決必退以逃貪冐之譏夙昔初心中間事勢皆希大所深信而洞燭者無容喋喋第聞遷轉官僚一事衆議以為不當此有不得不言者葢詹事

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四衙門乃國朝定制令通無一員是百餘年所未有坊局諸印例皆内閣委掌不過寄之翰林翰林學士未闕有一人帶管二印者既非吏部所得具缺豈可不為之處翰林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自逆賊擅權老姦附和四三年來修會典者退降陞職修實録者擠黜太半當是將旁觀坐視不能救正咎有所歸後雖稍稍復舊而資格尚淹員數反闕變而通之勢不能已彼此兼職固是祖宗朝深意明旨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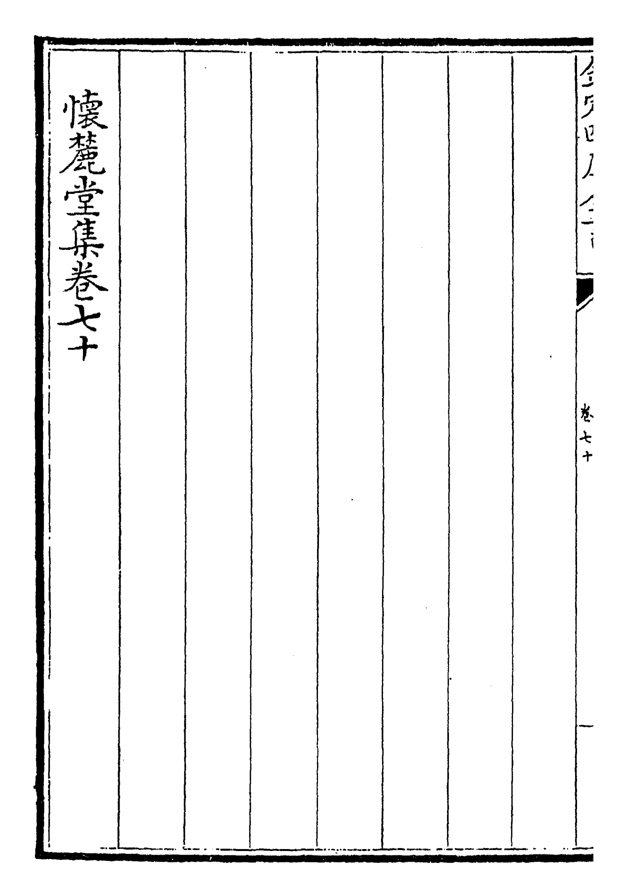
嚮時單除却是故為惜耳若謂宮僚無故不宜預設則成化弘治之初嘗為之矣宮保太少又其大者非惟累朝之所不廢而今亦有之且嫌於無陽固宜有深望而預待之者必欲盡虛此職而後為當可乎不可乎若又以為秉鈞衡而值私恩則凡掌銓曹者查缺選官乃其常事亦將避此嫌而盡廢天下之官乎況今遷轉之官有當日考滿者有滿在數月者計資算歷無盃有虧怨罵之聲不絶于口葢當議擬之際亦為朝廷靳惜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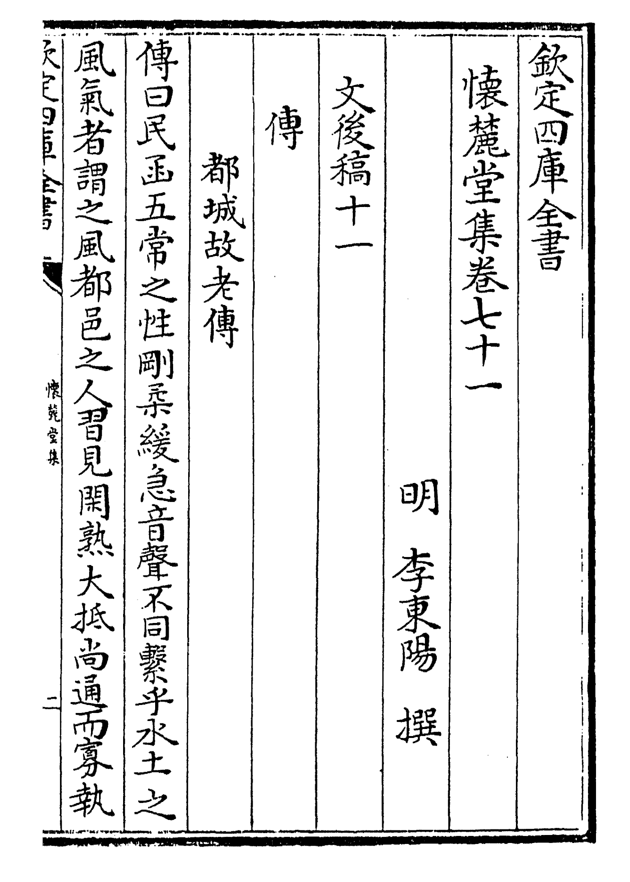
而非敢以相狗也顧外拾物議內咈人情公私之間兩無所據實由識計疎淺處置乖方即此一事敬聞過矣知我罪我其將以為如何

再與喬希大宗伯書

近兩得書寒温外別無一語豈有所懲故為是默默者耶計希大於僕不宜爾或前書過于自辯致希大不自安蓋於希大有不容不盡者若今道路謗責之言洋洋盈耳僕昌嘗置一喙於其間哉顧進退之迹無以自明

如後所誤報亦理之所必有者而希大久悔其誤豈於
僕之素心亦有未諒者邪病告中不能多言聊致此耳
繼有所聞幸時致一二以為藥石無怯無怯


懷麓堂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一

傳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

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甲科躋官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於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駿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湮沒畧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俾他日有繼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

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强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理悖且不免於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枷暄於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强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

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趿雙屨置案上曰吾無他䘏以供神觀者縮頸貴人而去後以壽終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

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朝假言輙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歛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婿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猝莫能

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鬻之人多傷之賀貿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呼為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入者瑣瑣不足録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醫為業人呼為醫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冑士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

某某搽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育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聘其女弟以居至於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巡皇城見其甎石垝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

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銀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禄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

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官禄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姜貞菴傳

貞菴姜公名諒字用貞貞菴其所自號浙江嘉興人也少為縣學生博覽强記尤精尚書學舉景泰庚午鄉貢登天順甲申進士擢行人司左司副以官政自律與寮

屬胥勸戒一時奉使爭檢飾尚廉節被簡為御史者相繼會司正闕衆屬貞菴貞菴薦行人林雍而處其下人以是多之九載秩滿以母老圖便養遷南京刑部郎中讞鞫明恕遇親屬交訟必委曲開導務全其恩若挾勢撓法者則不少貸嘗有疑獄歷數司不能直立為判決尚書周莊懿公以公平清慎書上考擢知漳州值歲歉海盜蠭起乃發廩賑之賑賊黨數十人其弗率者簡練勇壯授以方略禽其魁餘黨悉散民賴以不擾又築堤

捍潮濬塘置塘以備旱溢禁佛齋作義冢立鄉約以高東溪之名節陳北溪之道學皆建祠祀之又為文以表迸監郡之節義顧都司之保障為榜文數十條勸諭防範靡所不至治行為諸郡首後入閩通志載其事為詳成化甲辰入覲歸母益老遂乞終養漳民懇請不赴則相與建生祠勒惠政去思二碑弘治辛亥知府闕耆老數輩請之朝庚申又請焉皆不果貞菴家居幾二十年睦處宗族母喪禮葬葬兄嫂皆盡制以無子立兄子某為

後其自處益嚴甚未嘗輕入城府視官事若將浼乎其身齒德並積屹然為鄉邦之望嘗於先壟東自作壽藏名曰敦艮封樹深密時與賓友載酒殽游樂其中識者又稱其達云貞菴素負賞識不輕許可其試于禮部也與劉公時雍及予講學京邸相知厚及同舉進士與方石謝公交亦然今予承乏内閣時雍為右都御史總兩廣軍務方石為禮部右侍郎掌國監事而貞菴獨執德抱藝斂而弗耀人事之不齊乃爾然其所自守亦耿

耿不可磨滅二公謂古有生為友作傳者以貞菴屬予故采具事行之大著於篇贊曰張御史稷廵閩還報官吏賢否籍謂貞菴有盜化民安語予見而問曰化亦易言哉張曰漳人有某某者家為盜姜守撫諭之遂感化不復作此誠難吾有所試也若當政行志得之日小有所不合輒毅然引退無纖毫顧戀尤人所難職銓曹者誠知之宜不聽使亟去以終此政且大有所試也故世恒患人才之不盡知且不盡用也如化盜事予於貞菴

尚不能知況他人哉及貞菴退處久而不易其節大夫士經其邑里者未始不重之謂其尚可用而貞菴亦老矣雖薦且不出矣豈不惜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少為縣學生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有两貴家爭田公承部檄案之其一以地名偶同其姓執為已業公曰張家灣盡屬張家耶事乃直以精敏聞遷員外郎知西安府

歲饑甚發廩出貸仍為措畫如數償之會有西師餽餉
不乏西安水多鹵民苦汲宋龍首渠久廢或議引滈河
水自丈八頭置牐入城以洩於隍積滓既久城且壞公
因丈八之制開新渠觀城中經漢故城達於渭以免公
私之患人稱為余公渠廵撫都御史項公忠上其治行
賜勅旌異成化初陜西布政使有不職者戶部尚書年
公富請黜其人而以公代之吏部謂其侵官年力辨不
能得都御史林公聰亦薦公擢右叅政督三邊軍務遂

遷右布政使滿四之捷公在軍中贊畫為多轉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北邊正統初始渡河守臣乃立石為界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賊天順後敵覘知河套所在入屯其内而我屯守反在其外請於沿邊墩臺之隙築墻建堡又於界至之隙因山剗削其高若城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絶又於中空築短墻横一斜二如偃月狀以為偵敵避射之所葢自

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里凡有堡十有二壕墻崖岩八百有竒小墩七十邊墩十有五又移定邊安邊二營於近地或以為棄地可惜公謂我朝永樂間以東勝難守亦嘗棄之今二營就險可守兼利耕牧省轉輸費是地未嘗棄也又請置榆林衛取逋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内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立武學以教子弟之俊秀者軍中器用鉅細畢具率範鐵為之識以歲月至蔬菓

之類亦隨宜教藝而時廵省之自是敵過城下必嚙指相顧莫敢近又言河套要地宜令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行之至今以功轉左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陜西陳弭盜安民數事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輙壞公鑿山開道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餽餉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者六千有奇又有陜所易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寇鎮戍二千

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賜勑

奬勵有北寇畏威西戎讋慴之語召拜兵部尚書論功

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遼

東守臣阿權貴意請征建州内附之人以為功公議不

可因請別遣重臣制之以敗其謀不得則極論其啟釁

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賜詰問闔部待罪公獨承之云

皆臣之俊所為上怒亦觧時貴州守臣言播州苗賊為

患請調兵會勦公謂變在四川而貴州以為言此要功

者因極論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乃已聞母病憂悸成
疾上令中使以醪米牢具來問而遣醫視之及以喪告
給驛賜道里費命有司治祭葬服除賜勑召之改户部
尚書大同失利命公總制諸軍事公請京兵分戍要害
紀律一新冦再引去上遣錦衣百户以特羊上尊往勞
之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禁貴家奪民田罷
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往北邊節制諸軍公行邊自宣
府至大同築外城置樓櫓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

教士卒錦衣百戶韋瑛者附勢亂政謫戍宣府後妖言事覺公坐以死法斬於都市時論快之未幾復改兵部召還朝俄改左都御史留鎮大同有論其糜財病民者命工部侍郎杜公謙及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無所得落太子太保致仕未踰年仍召為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再閱月先帝升遐公力求去今上慰留不許弘治初臥病公署疏三上上遣醫賜羊酒乃復視事慮近戚之希恩濫爵者上言馭世務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務以

公義不以私恩因乞骸骨恩禮益厚比在牀蓐猶手削

奏稿念湖廣四川荒甚陳弭災禦盜之術至寢不能寐

再遣醫視疾弗瘳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一上

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賜寳鏹萬貫命有司給棺斂具

贈特進光禄大夫太保謚肅敏録其孫繼祖為錦衣衛

百户公沈毅寡言而中博達有才略務勤官政尤篤孝

友在陜時屢乞終養不得比居母喪格其子寘勿會試

禮部念弟子偉為父遺腹殊愛之子其遺孤褱舍其子

而請廕為國子生為知府時有冠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生平好讀書為詩文有奇氣遺稿若干卷藏於家娶魏氏封夫人卒子二寘其長舉鄉貢孫繼祖既廕而夭寘乃復就廕進千户後以征南功擢指揮僉事令上聞其才命理錦衣衛事褒舉進士授户部主事亦有賢聲公嘗敎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贊曰予嘗接令公談即事論事必欲實見諸行往復曲

折大抵皆國家天下計也及跡所施設歷歷可指數而在陜西功為多在延綏為尤多葢以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與寧夏甘肅並為陜之保障雖童兒女婦莫不知頌其功及用於北邊值時與地有所不合役未及興而衆喣山動或者乃并延綏之績為疑然則大臣之排羣議任衆怨以成大功者不亦難哉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固也以吾士大夫為國家天下計亦為是言何哉必若所言則都重位饗厚禄者皆將諉於傷財害民

累歲積資計日受代而不復知有天下不至於大壞極弊不止也嗚呼世安得有勵志勤事惟日不足如士英者哉予故傳公俾凡有吏責者勸焉

蒙泉公補傳

公姓岳氏諱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為蒙泉先生順天漷縣人也曾祖諱德甫祖諱思銘考諱興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

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
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
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
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奈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賛善兼編修天順丁丑英宗復
辟改修撰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六月召
見文華殿上逆見遽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

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鄒縣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令用汝內閣叅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令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令須與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益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公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踈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

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徒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
論韙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
斥時政者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
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公與李文懿公見上曰為政
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
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䕶
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位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

具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贊甚力上徐謂曰正是言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公間為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罪躬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

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為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酣睡謂公曰梏有封印柰何公教之曰可燒釜令熱以酒將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封

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為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容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每念正輙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上謂内閣李文達公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為民甲申憲宗嗣位有御史楊宣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令在院供

職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録文達欲薦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急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公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為闊遠計築西湖隄溉田千頃京庫輸納多為觧戶所侵公盡省其費士大夫家有侵廢寺田及規公利者悉不與皆切齒憾之其貴有力者共騰為謗書横莫可遏公亦厭苦吏職以成化

已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李鐸已敗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郭遜之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簿不時注忌者因肆為媒孽皆得罪去文憲敦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當道交絶忽喪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十月十日葬堅村世墓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

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遂稱絶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
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有十卷行於世深衣
纂誤一卷藏於家配宋氏西安咸寧人以賢明稱生四
子增堂皆慧而天其二殤也女六人長聘天津右衛指
揮僉事呂昂次適朱杲次適監察御史李經次適令具
官東陽次尚寶司卿李汧次順天府學生李鉞六女者
皆卒其甥女趙氏適公友鄉貢士潘公流清子辰令為
翰林五經博士經東陽及辰皆公所自擇云賛曰才之

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我皇明混一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科甲天順復辟之初出膺召命居匀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狥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為權姦所構又厄於娼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文章氣節震播海内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

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且手書一通畀其從子坪從孫梁俾遺其後之人

儲處士傳

處士姓儲氏諱某字仲文其先毗陵人國初徙泰州爲鉅族處士生而醇篤言動不苟惇行孝弟不煩師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輙興嚮慕若固當然者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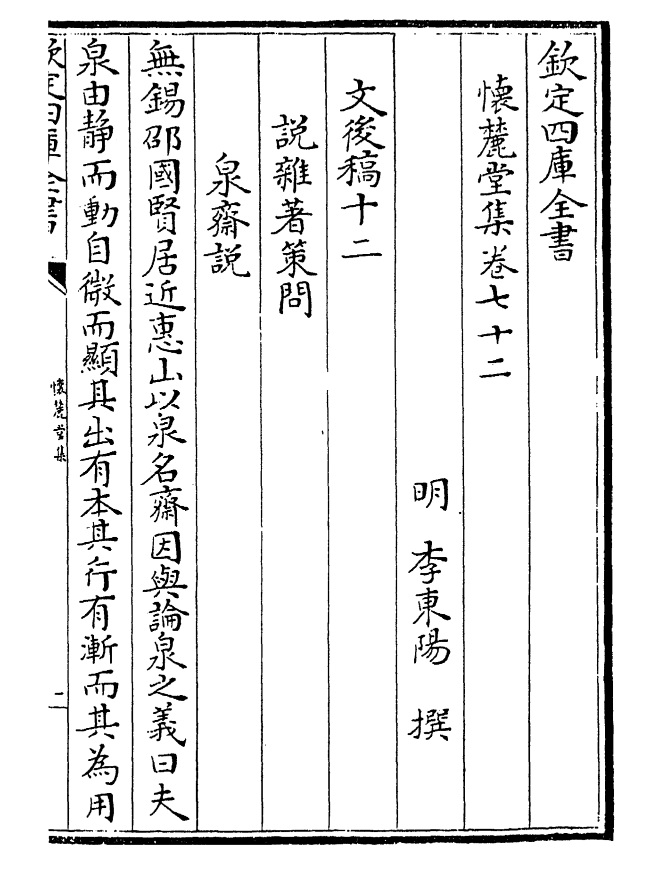
市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敵騎圍城雨雪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槖中布散之不問誰某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利計耶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歳家寖落閒曝於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廁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攜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鮮戚某地貴不給糶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遂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

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有飢色予之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元孫十餘人曾孫巏鄉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户部左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從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尚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

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强者易而造次急遽者之為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為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為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即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為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悋惜而方自以為慊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

固天道福善之當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不皆能無所為而為亦不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為報者而後可以為勸也戸部惟祖德弗白是懼自述事狀以告於太史氏請為傳以傳姑著其大者如此

懷麓堂集卷七十一



懷麓堂集卷七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二

說雜著策問

泉齋說

無錫邵國賢居近惠山以泉名齋因與論泉之義曰夫泉由静而動自微而顯其出有本其行有漸而其為用

不可窮方其在山人固莫知其泉也及因物賦形隨時濟用溉而為田豬而為澮滙而為溪為河為江為海人亦忘其為泉而泉實有之孔孟以水喻道以此故也後人論道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所謂一源者謂即體而用在非體之外別有一源也所謂無間者謂道寓乎物而非因物以為理也然則即泉以求道其亦甚近矣乎顧於此有二義焉以之為學則有蒙之象以之為教則有發蒙之功包蒙之德擊蒙之戒合内外人已而

求之其於道庶乎其盡也國賢篤學而力行既有所得矣今以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有教之責焉其有取於名齋之義也夫若泉之在惠者則徒取其名而弗濟於用國賢蓋因是以求道而非局於是以為用者也國賢以為然乃書以贈之

孔氏四子字說

宣聖六十二代孫曰聞韶聞詩聞禮聞善聞韶以其父衍聖公以敬之命因叔父衍聖公以和上京師禮娶予

女以歸公為之請字於予予字之曰知德繼又有請乃字聞詩曰知言聞禮曰知節聞善曰知本而統為之說曰韶舜樂也舜作簫韶極聲容之盛歴千數百年而季札觀於周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數十年而宣聖聞於齊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是曷為其然哉作樂者必本乎德舜之德諧於家而化於天下故能見乎制作播之聲容而其為効至於神人和鳥獸格此所以為樂之至也故宣聖論為邦曰

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惡其亂雅樂也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宣聖之德不亦於是而知乎人能知樂之本乎德則所以涵養心志薫陶德性以為成人者可幾矣故字聞韶曰知德詩者言之成聲而未播之樂者也其為教本人情該物理足以考政治驗風俗人能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能言古之詩宣聖刪之以為世訓謂其子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又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葢以此也故字聞詩曰知言禮者理之節

文而為事之儀則其為教有品秩有制度所以固人肌骨之會筋骸之束天下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人能學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能立禮之經宣聖定之謂其子曰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有子得之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字間禮曰知節人之性本善而無惡其有善不善者習也必明乎善而後可以復其本然宣聖言繼善成性孟子言性善程子釋之曰學而知之則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顧已有未盡知者必資

之於人人與已之善一也舜聞善若決江河禹聞善言則拜蓋雖聖人猶然況其下者乎故字聞善曰知本且君子之學必資乎聞而聞必貴乎有擇擇而不能行其與不聞一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者亦獨非宣聖之言也乎為孔氏後者顧名思義慎其所聞擇而行之則去聖雖遠亦不失乎所謂聞而知之者矣予見聞韶醇謹好學足承世澤又聞其諸弟皆秀穎林立方興而未艾二公之善教皆於此徵焉予

不暇汛引惟以先聖之訓為的而以羣聖賢之説證之嗣此尚有字者引而伸之可也

移樹説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比闢地東隣有檜百餘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為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繩繞其根若碇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豫其坎

之南稜緪樹腰而卧之根之鋍實以虛壤復卧而北樹
為壤所墊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
於坎以木為牀橫截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
其數行數百武植於墓後為三重閱然而視之成者十
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於門再閱歲而視之其成
者又十而九者也於是條幹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
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故根不離宿土厚故
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於旦夕之近

而巧奪於二十餘年之遠葢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遊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益進再試有司將歸省其親予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説以貽之

書某節婦事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相與為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為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為寡姊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强之然尚弗慊必預具舟檝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紿其母曰吾父之存貧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賙卹之以有今日令其人以家屬至此幸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發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於岸一繼之

而舟已逺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
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爲婦始悟其紿也即觧
顔强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爲能禍
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夫惟吾夫之存
吾有誓欲於兹廟有所報謝幸爲我具雞酒我願畢當
不至家而往無遺恨矣商亦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
於衆曰皃子𡚁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爲我白之官
乎於是諸保甲怒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

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烈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猶節必不見釋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懟而暴其姦烈顧一轉盻間而念慮頓改含苦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為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葢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録其事以紀事變且告夫知好德者

使難贈喬太常希大

正德丙寅春二月太常少卿喬希大奉使代祀於山西謂予曰使之道難矣先生幸教予乎予贈以一言曰敬蓋古之所謂使者以專對不辱命為能然必曰行已曰達政以為之本非徒能也今四海一家言語辭令無所有事凡受之朝廷以施於天下者皆命也而惟祭為大若代天子所有事於山川帝王藩府園墓之地則其尤大且難者也舜命官必曰往欽哉命秩宗曰夙夜惟寅

欽寅皆敬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以祭喻敬也而況於祭乎夫天子者天地神人之主也當正始之際為代告之舉具名而後命御殿傳制而後遣禮殷而義重山西之祭為海為瀆者各一為帝王陵寢者二為晉六代四王藩二王墳園者共十有二專使而並攝其難殆有加焉玉帛鐘鼓登降作止之節非其至也希大志行端恪足以有為初命為儀制既習於所謂禮歷考功文選凡禮官之宜否稱負多其所銓授而考覈之者也令

又以專職承特遣必其誠敬足以達聖情精白足以格神明使之道固所優為而亦豈可易而為之哉且希大以四品滿三載請移所得誥命贈厥考郎中君及母宜人竣事之暇將道樂平故里焚黄而祭祭之道一也而公私先後之義則殊當郊籍祧祔之餘海瀆陵園之後而因得及其親私不廢公情不揜義典章著而倫理盡矣若懷古而思登高而賦文章歌詠足以發其心志而播之鄉國者又其餘事奚必為希大道哉希大舊學於

友遂菴楊先生及予其視予也猶其視遂菴也遂菴提學山西予嘗為作政難希大之行非政也使也故答之云爾與希大游者李郎中貽敎輩請書以為贈作使難希大之兄中書舍人本大時予告於家予之視之亦猶視希大也因幷以告之

原禮贈喬希大宗伯

禮之道何始乎自天地以來有之矣禮之名何始乎自經籍以來有之矣葢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禮

之云者配仁義智而為四德合信而為五常配吏戶兵刑工而為六卿配易書詩春秋而為五經其所自為名者合天地人而為三合吉凶軍賓嘉而為五合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為六以經言則有三百以曲言則至於三千極天蟠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行之則在乎人若其所以行者則有恭敬辭讓以為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器物聲容綴兆以為之文古之治天下者其居則宮室車輿其服則衣裳弁冕其器則尊爵俎豆其樂則金

石絲竹其儀則登降揖遜以之朝覲聘問射鄉燕享井田學校哀樂慶弔皆所以教民成俗養其德性而定其名分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此歐陽氏所謂治出於一者也及禮與政分則所謂節目度數者時殊而代異上古之制邈不得聞夏商之禮孔子時已不足徵矣周禮書雖存而殘缺已甚或者至疑其非聖人所作孟子所論爵祿亦與王制不同漢唐以降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無所定是其官雖設文且不能備而況於本乎

叔孫通之儀無服論已賈誼言之而未遑見用王仲淹謂孔明不死則禮樂可興程子亦以為然然亦未試也張子之學由禮而入其論禮制多本諸古而不易行朱子於司馬氏所參酌者獨有取焉及自為儀禮經傳通觧未終而卒君子憾之然其論固在也我太祖高皇帝本詩書禮義之化分經以取士列部以置官又製為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書頒示天下是凡學禮者所宜究心而况為其官者乎大原喬希大

氏舉進士為禮部儀制主事越二十有八年十命而至南京禮部尚書謂予曰昔予為太常少卿代祀西藩先生嘗作使難以教令之行其將有言乎予惟禮之職重矣昔人謂禮樂必百年而後可興今南京乃皇祖開基之地規制具存百司庶府遵奉罔缺予嘗奉使而南見小官下馬道側市民雖隔門牖亦起立俟過比呉侍講南夫云嘗官禮部見國初書籍猶有存者然則品節制度之詳尚可考而知也希大制行端謹博經籍富文藻

禮儀之事又其所素習者𠡠屬舉職固不俟言顧於國家教民化俗之大尤有深望焉者乃推衍古義作原禮以貽之

記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

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覇上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贔屓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其師左叅政賛者止此又詢於吏部劉員外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録此語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命

葢記問之難如此恐久而復失之漫識於此以俟諸他日

私試策問十六首

問嘗觀楚漢之際矣高帝入關秦惟恐其不王何以得之項羽引兵咸陽秦大失望何以致之范增勸楚以除漢忠也而說者以為滋暴張良勸漢以距楚是也而謂者以為不義君臣得失之間葢皆有可議者姑以此評之

問漢高天下之英主也然嘗考之入秦宮室意欲留居因苦口利病之言而還軍灞上怒楚背約欲攻項羽因養民致賢之諫而就王漢中為義帝發喪遮說之辭也不然則兵出無名銷六國封印借箸之謀也不然則幾敗公事欲捐成臯以東矣而復取敖倉則因以食為天之說欲拒王齊之謀矣而操印立信則因躡足附耳之語非長安天府之言幾誤於山東之策矣非先封雍齒之計幾陷於沙中之謀矣凡此皆假於人力而所以自

為者亦無幾矣如不必自為也何必漢高人於此時皆可以為之矣今論英主者必曰漢高其亦有説乎

問史稱高帝之寛仁文帝之恭儉今其行事可考而知也然高之事亦有似乎恭儉文之事亦有似乎寛仁者而各以是稱何哉若就其所長而論之其於是道亦容有可議乎否也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

問漢武帝之為君其見於史者詳矣後之論者則謂治效不若高文而甚者謂與秦始皇無以異譽之則謂秦

穆公不得專美於前而甚者則謂詩書所稱何以加焉其亦有所指乎試言其略

問漢之興也凡三高帝之創業得韓信光武之中興得鄧禹照烈之恢復得諸葛孔明之三人者皆有陳説而三君皆聽而用之以成其功其説也何見其用也何效其優劣成敗亦有可議者乎否也讀漢史者合其君臣奚先願聞其故

問先儒謂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當其時方分類聚

勢均力敵或互相撐拒或互相陵軋故能鼎峙天下久而後合於一使三國之人材併合於一其功業治效當何如也然各就其國而論之宜以何人為最以天下觀之人以何國為優且蜀吳之治效雖成而功業反不魏若成敗之際亦有不相合者果盡係於人材否也抑由前觀之東漢之人材不為不盛矣而卒以歐魏由後觀之西晉之人材無以加於魏也卒掩魏而有之其成其敗又有大不相合者夫人材而無益於功業治效又奚

以人材為也試考其實推其故而言之

問晉室之政可論者多矣姑舉其一二言之考課前代

之遺意也而論者以為傷理中正近世之美制也論者

以為損政伐吳之計定矣論者以為必有內憂降胡之

處久矣論者以為恐貽後患名重海內者或論其禮法

於此大壞慷慨忠義者或謂其於道有所未聞遭亂尚

武此言似矣論者以為不然善處興廢有識稱之或論

其不能無罪此其為說或出於當時或出於後世皆非

無所見也試詳其故

問賞罰國之大政也善為治者必稱唐之太宗太宗之論賞罰多矣嘗考其所行魏徵以直諫賞長孫順德以受賕賞其賞同乎權萬紀以言利罰裴蘊古以按獄罰其罰同乎其餘若此類者尚多今不暇悉舉始摘其一二試相與評之

問論諸葛武侯者多矣輕之者以為管蕭重之者以為伊吕何相去之甚耶謂其不終則功業必就功業果可

就乎謂其不死則禮樂可興禮樂果可興乎或又謂其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是在伊管之間矣抑其禮樂之有未興功業之有未就者乎夫觀人者於其迹而不於其心未有不失之者也試原其心而論之以為如何問晉祖逖之清中原忠矣而胡氏謂其二道俱失庾亮之討歷陽壯矣而尹氏謂其四失皆備此必有說也其果然乎逖之與亮其優劣同異亦有可言者乎問吳赤壁之捷晉淝水之捷皆以寡敵衆變危為安論

兵者未嘗不以為快也然曹操與苻堅之勢孰難周瑜與謝玄之才孰優劉備恨兵少而云足用桓冲請入援而固却之其為見孰高或詐稱蕃盍欲降或紿使符融小却其為計孰巧是必有說也論史者於吳則罪其不能乘勝以要歸路於晉則惜其不能因時以圖混一是果然乎使其出此其捷又有可必乎諸生以史為學其刃曰非知兵者也

問文帝漢之賢君也然獄周勃削魏尚怒張釋之而疎

賈誼召季布罷鄧通坐愼夫人而信新垣平進退予奪之際未合乎君人之道者亦多矣而卒能成盛治昭令名豈其得失有足相掩者乎抑别有說也

問史之論宣帝者曰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之元氣衰焉夫既稱必罰何以病其刑之繩下既稱信賞何以見其德之不純豈德刑之外别有所謂賞罰者乎既稱吏稱民安何以病其元氣之衰其所謂元氣者又有出於吏民之外否也謂舉其實證其說

相與論之

問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得於禪讓者何所起得於繼嗣者何所因得於征伐者何所見而各有其弊何哉夫禪讓之善似無容議而其為弊尤深征伐之慘固不足論而或彼善於此皆不可知也至於繼嗣庶乎免二者之弊而有以長以賢以功之說其弊不可勝言亦將何所適從乎試詳其故

問前代之事存乎經史然世有遠邇傳有信疑姑舉一

二以相質問天文之疑若月之光或以謂受日之光或以為山河之影星之行或謂隨天而左或謂逆天而右地理之疑若禹貢所謂九江或以為鳥白至箘或以為三里至稟或以為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或以為沅至醴皆合於洞庭所謂河出積石或以為出於崑崙或以為出於葱嶺而後世乃有星宿海之説何者為是孟子載班爵禄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春秋所書時月或以為改正朔不改月或以為改月此事之疑者果當以何説

為凖繫辭本聖人之書或者以書不盡言非孔子所作太極圖為道統之源而或者謂出於術家非周子所著雖於書亦有疑焉乃若四皓之事班馬皆同而以為事不足信至不載之通鑑或以為實非此四人子房矯飾而為之者也文中子之名其為書固在而唐史不載其諸弟子亦無一言及之後遂以為併無其人此尤有可疑者夫生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欲懸斷於數千百載之前亦難矣然儒師之授受耆宿之沿襲亦猶有可據者

試畫一陳之以觀博古之學

問孔黜異端孟闢邪說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當是時釋教未出稱異端者莫老氏若然孔子問禮不言其非孟子歷排諸家而獨不之及何哉後之闢釋老者或作崇有論或作高識篇或著廣潛或著辨惑或言鬼神不可以治天下或言諷唄非所以致太平其於孔氏之說果有合乎或謂攻之而復大集者為不知其方或謂論而不能回其君之惑者無以易之也其方果可行而其

論果可信乎乃若文名天下而謂釋之道與大學論語相表裏英邁葢世而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然乎否也且先儒所謂似是之非者似矣何以言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近矣何以言亂吾言心彼亦言心吾言性彼亦言性何以見其殊吾言無為彼亦言無為吾言有為彼亦言無所不為何以别其謬論性與用截而為二何以見其不當截論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何以見其不當分夫知其為教之非則其流弊不足言

也令方黙邪宗正往往見諸詔令政事之間儒名士學者固當丕應徯志而愚民末俗尚有由之而不知者試相與講之以為天下告焉

邃菴解

邃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隙地晨掃重扉晝閑客有過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楊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若引若曳複院繚垣䰟堂巨櫰客乃蹜足脱履探懐出刺將修客以為禮且歴階而就次童子曰未

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突霤中啟懸櫳外敞客乃髣髴指擬逡巡睥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跋童子曰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豐豪翳仄徑旁通曾軒倒輟棐几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几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謦欬而偪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邃也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襟於祓禊期深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逝客曰如斯而已

乎主人曰六籍絲棼諸家鼎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辨亥豕於偏旁註蟲魚於疏記思縷析而毫分庶窮搜而絶繼豈塊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窟淵微天機奥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吾將高仰堅鑽深鉤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由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不遺其細尋墜緒於虞唐濬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墻涉千尋之涯涘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

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領邃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枻隨君所之無晝無廢鉅卷長辭高楷大字睎唐學觧擬漢賓戲匪菴則名敢告同志

懷麓堂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三

贊題銘箴題跋

孝宗皇帝御贊

習静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先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此孝宗皇帝御書静中吟絶句也於

赫先帝有靈在天明為日月散為雲烟發為文章星宿森布二十八字應宿之數造化之動以静為體萬物育焉天地參矣其機在我致用則人調元代工有君有臣大哉王言衆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在天地間並久俱長舊臣哀慕何日而忘

少傅兵部尚書馬公像賛

官有三孤公陟其位邦有九伐公掌其制觀夫嚴重果毅之資閎深博大之器稱廟堂經國之才藴尊俎折衝

之計歷夷險而不貳其心閱壯老而不衰其氣累朝耆德親荷予衮褒天下安危方膺予重寄於戲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所譽其有所試若公之賢有識者尚不能窺其涯涘彼善繪者豈非僅得其形似而已邪

夏忠靖公小像賛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其容氣和貌恭外朴中通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其大則君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世而無

窮於戲壘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而身負其託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為終矣然則下車問政如仁廟贈官賜謚如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際之隆也邪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門公像贊

氣和志平弗驕以盈惟德之恒兮法精律明弗敢以陵

惟官之能兮五嶺提兵兩京司刑惟績之成兮七袠之齡一品之榮爵茲並增兮惟官有評考實與名兮式瞻厥形兮

沈學士民則像贊 有跋

觀公之書銀鉤鐵筆睹公之容金相玉質得其惠如懷拱璧之珍閱其藏如入武庫之室有博文游藝之華有好德考終之實是宜先朝量能以授官後聖録功而蔭嗣識足以修盛事於鄉邦為後人之表率者也昔我孝

宗敬皇帝聽政之暇游意翰墨尤好沈氏兄弟書一日訪於内閣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學士度四世孫世隆時授中書舍人領制勑文字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世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賛留内府不復降出世隆乃别摹一像録諸賛於後存於其家東陽因賛一辭用紀一時之盛事云爾

題南京工部侍郎沈公小像

身若不勝衣而受之則有容言若不出口而和之則不窮蓊嘗得西北江山之助為東南詞翰之雄當其入分留務出奏民功持國之憲掌邦之工旋辭禄以避寵亦完名而保終是雖在命大夫之列而有隱君子之風者也

槐軒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四明屠公於堂之南軒新闢北戶戶外抵堂堂之隙僅足容武有一槐適生其間緣戶而

起其高出屋上可二三丈則布為繁柯覆為重陰方暑
盛時南枝透徹清入几格不知赤日之當午也公顧而
樂之若恨相見之晚者乃名其軒曰槐軒賦以著志侍
郎鄆城侶公姑蘇吴公皆和之出以示諸卿大夫和者
因益衆屠公則以銘屬予予昔奉使南都禮部尚書金
谿徐公時以學士掌翰林院事指所植三槐謂予曰此
樹既枯而復茂意院中有當大用如宋王晉公所徵者
屬予隸晉軒二大字扁於楣際故公是時屬予而屠公

見屬者亦以此也惟王氏以忠信仁厚饗功名富貴之盛其祥在物蓋一家之兆也然猶足以後文字傳久遠令茲槐所托顯於官署天下人材所萃集之地其於氣運殆將有徵焉以此例彼宜亦有不得不傳者也且一物之微而顯晦出處繫於時者如此居公感物用世觸類而取之則凡魁梧博大之材樸茂敦實之器固將掄簡甄拔以為國家天下用彼山林草澤抱德而隱處者亦豈肯遺遠棄置使之有不遇之歎哉由是觀之則公

之名望勲業當不徒為一家兆也從而為之銘銘曰昔聞其三今見其一彼槐何知倏異今昔昔在相門今在公署彼槐何心實同出處惟天生材氣運使然家運以百國運則千惟曹有銓若藂若淵彼材攸居視厥陶甄材具小大槐具大者若作棟梁此物誰舍或蔽若捐或顯若庸時哉時哉實維其逢公軒則嘉我銘弗工公名之傳與軒無窮

長洲朱氏孝門銘有序

長洲朱孝子顥字景南父病癱親爲吮滌父喪當盛暑
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馴烏之異有司上其事詔旌
爲孝行之門參政祝惟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師因予
友某請於予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
曰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寶惟六行有
敎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鎬
其孝伊何粤有遺孜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感行路信
及禽烏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煌煌天子有詔其德

孔耀惟後人是傚

邵國賢亞硯銘

背惡鄉善為義孔臧守潔去汙於身有光君子體乾之剛效坤之方致曲能動闇然日章文為國而增華名與世而俱長蓋一物而具衆理庶終身而勿忘

蘆泉銘 有序

蘆泉者武昌劉用熙所居武昌地瀕大江江岸多蘆有泉出其旁浸灌滋長叢生而條達其為物可愛其德可

取而比也用熙葺屋而居之且因以自名性嗜經籍謳吟著述之餘無所有事日周旋其間泠然而耳入爽然而目接藹將屬其德而達之乎政怡然而契之乎心旣舉進士為吏部員外郎通顯矣而不忘其初間以質予請為銘為之銘曰蘆生水濱不植而茂其美維何中通外秀泉出山下有蒙必亨維源之深其流則清蘆以喻政泉以象德喻存孔經象繫周易兩物殊類各有其有孰其麗之為德之耦維古有訓遠則物取取之維何為

德之友德則育之政則舉之有鄰厥居擇必處之盈天地間物盡吾與蘆哉泉哉請事斯語

井井亭銘 有序

蘇之天平山白雲泉世傳有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味極清洌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代石為亭於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饗君之利不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肅名其亭曰井井君既卒葬於山麓其

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有山出雲為雨於天其在地者則為井泉鑿而汲之於山之根不滓而雜不淤而渾仰涵星辰俯鑑豪髪維食與飲用之不竭有闌護之有亭覆之維名隆隆井食受之歲久泉堙亭亦云俢有惠封君曰是在我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𫃧幪外廓中空滌煩捄暍仁者之功凡厥往來載罌載綆既庇其陰亦酌其泂錫名孔嘉葢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

為河奚井之為維家有堂維國有禎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鼎哉視我茲銘

謝生得米氏故硯上有海岳菴三字為之銘曰

海岳之英圖書之祥其人亡器則靡常得之者書其昌乎

宣和殿硯銘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樸斲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枯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栗

維玉具如蓋堨江南之民力供内府之珍儲舍政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娛者也嗚呼用有顯晦身無榮辱歛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鑒續丁未之遺録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於心目

惕菴箴

尚寶少卿崔甥世興請予曰傑未第已喪二親禄不逮養志存永慕自受學以後頗知嚮方懼弗能守願示菴名為警勵之地予名之曰惕菴蓋取諸易禮及傳既而

為之箴箴曰維人有心感物斯動惕然而興為憂為恐其憂維何春雨秋霜其恐維何朝陰夕光我秉天賦我受親體弗踐非人弗肖非子加以惻隱為仁之形薰之悽愴為孝之門終日乾乾乃德之成吾言弗信請視西銘

書讀卷承恩詩後

讀卷承恩詩一帙葢弘治庚戌殿試之日讀卷提調諸公所作都察院右都御史寧波屠公所輯行於時久矣

或者以為國家試士之法專尚經術悉罷詞賦正前代所不及刱茲科制策方探化原求治道又新天子明示意嚮之始而紀事之作以詩焉何居夫詩賦之所以罷謂其務枝葉棄本根非有司求士致理之意苟華而不害其實世亦不能無取焉故九敘之歌用之邦國二雅之詩施之廟朝古之紀盛事而詠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排偶聲韻不病於科塲而典章制度貢敷於廟廊是不徒不相悖而顧豈不相為用哉然則是詩也敘而

傳之可也官以讀卷名者十三人為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博野劉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宜興徐公戶部尚書臨潁李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山丘公兵部尚書鈞州馬公刑部尚書建昌何公工部尚書東鹿賈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洛陽劉公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衡陽謝公大理寺卿蠡吾馮公而屠公及予皆與焉以提調名者三人則禮部尚書盧氏耿公

左侍郎錢塘倪公右侍郎太原周公也詩倡於馬屠二公和者皆徧傳臚以後予繼倡亦辱有和者并以附之而徐劉二公為序茲越五年十有人者博野公不及序以去及丘李謝三公先後捐館王何賈三公已致仕焉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在朝者僅及其半今徐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公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耿公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馬公加太子太保倪公為尚書屠公進太子少傅

左都御史周公遷吏部左侍郎皆非舊秩而予適以侍講學士累遷至今官又承乏内閣從徐劉二公後故復識其末俾來者有考云乙卯四月二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長沙李東陽書

女孝經圖跋

駙馬都尉樊公大振出女孝經圖一卷無名識後有祭酒胡公若思記以為宋李伯時作而世所傳頣菴集載此記首有吾家舊藏四字知為胡氏故物也按漢曹世

叔妻班昭固之女弟撰女誡十八篇大抵倣孝經為之故俗稱女孝經後世畫者多圖其事而本亦不同此卷筆意精絕誠有如胡公所云者非近時畫手所能彷彿也夫畫之為用亦淺矣及其至或可以感善創惡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施之婦女童孺尤宜使其據事指物因辭以達意如后妃之閒靜姜女之貞烈樊女之忠讓驪姬之狠戾宜亦有悚然而興惕然而懼者矣若班氏之文雖真贋工拙未可深辨而其義不失乎正君子茍

有取於斯圖亦無擇於斯言也夫予又聞唐郭良輔為武孝經宋崇文總目亦載大農孝經酒孝經諸書者今皆不復見矣安得與此圖並傳以為博物洽聞者之助乎樊公讀書攻詩有王晉卿之風非徒溺於藻繪之好者吾不敢效東坡留意之戒姑因其請而識之

題宋舍人草書後

宋舍人仲珩書評者謂四體皆為國朝第一其真草篆予皆及見之信然匏菴少宰所藏草書稷拂歌與王允

達舍人家所見稱異殆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久非株守一格者此真翰墨之雄也但紙用粉箋歲久剥落殆無完筆使觀者徒賞其風神而已惜哉

書賜遊西苑詩卷後

右賜遊西苑詩一卷葢宣德癸丑夏四月宣廟賜文武重臣及諸侍從並遊內苑閣老黄公淮已致仕以謝恩至特與焉時館閣諸公賦詩以進各録副卷於家閣老楊公士竒序已刋於家集此卷則平陰武德王家所藏

者也於戲君臣之際亦重矣葢必有天冠地屨之分而又有家人父子之情然後上下交而德業成都俞世遠始替於下堂之見至於尊君抑臣之世則變之極矣後之所謂交者乃流於近狎失於浮藍或者不於公卿學士又移而之他其為治效安足望哉我朝自皇祖以來優禮儒碩遠超近代凡一豫一遊一張一弛嚴而泰和而節者皆於此卷見之宣德之治固有得於體貌之隆信任之篤者誠億萬世所當法也東陽以後進菲才備

員左右不能賛明良喜起之化於此亦竊有感焉平陰之孫嗣成國公輔出卷相示因敬書於其末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為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葢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導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葢當笑談優

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公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皆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託於罇俎圖畫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茲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敖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

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
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
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
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者時
稱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皆以居第為
別其稱文端為東王文安為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
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莫西為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
已易主閻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

以復尚寶之請云

書忠節録後

右忠節録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録尚書吳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興人少為國子生國朝洪武初高皇帝既定元都魏國徐公禮遣赴京師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坐事被逮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往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

南沙塘口鐵知院等懼罪説公改制書共給梁王梁王
亦遣人來刦降逼令易服辮髮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
自誓遂遇害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
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禕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
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𢼊
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𢼊為國子生𢼊貧不
能歸葬公於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孫今閱再世矣弘
治初李尚寳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傳

比都御史王公詔廵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
正統間已贈官謚建忠節祠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
為請於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禕並祀
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録者具始末畧備矣方嚴葬
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後并其誥遺書皆燬於火
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膩方子髙集四章則
為公作者故并録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
焉惟我國朝混一區宇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厲之

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置可謂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負固不服害我忠良而其名跡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英廟之卹恩令上之秩祀益推高皇帝隂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庭畿甸之下節義之沈没者何限况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

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其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觀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觀兹録因題其後

書五賢遺像後

按察副使邵寶國賢按方正學所敘五賢者各圖為小像請予識之愚不敢議擬前賢乃取張南軒所撰諸葛武侯祠堂記蘇文忠進陸宣公奏議表及司馬溫公

神道碑温公撰韓魏公祠記魏公撰范文正奏議集序摘其要語各録於像之左方然又嘗攷其所自言者武侯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宣公則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范公則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司馬温公則曰平生所為未有不對人言者而魏公所謂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者則司馬記已載之矣古之君子自知之明所學之正固如此亦豈待乎賛頌表述然後白於世哉學古人者必論其世

而原其心國賢好古力學益有出乎圖像之外他日殆
於此自攷焉國賢勉哉

題唐宋名賢像後

右唐宋名賢像一册凡十八人予嘗見於費侍郎廷言
家葢宋筆也學士匏菴吳先生命寫真崔姓者摹為此
卷雖神采畧異而眥字故存覯者可以竦然起敬矣

題宋諸賢像後

右宋諸賢像一卷凡四十八匏菴吳先生所得像與費

侍郎本相出入亦互有同異如王冠文富諸公尤甚蘇像世所傳最多大抵皆類此其多髯者妄也嗟夫士君子之德業文章名天下傳後世者或曠世相感或殊方交慕每獲睹其遺容餘範必起敬興歎而不能已此人心之同然者也顧殘縑繼素累歲積世出於兵燹道路之餘雖其子孫亦未必能守況其他乎今去宋不數百年而存者止此非有所謂文章德業者宜不得而與也矧其間有子朱子在焉雖欲不敬且慕可得哉謹題於

卷端復綴書其後云

懷麓堂集卷七十三